

弗·施勒格尔



恩斯特·贝勒著 李伯杰译

弗·施勒格尔



施勒格尔 — 约翰·施勒格尔 — 约翰·施勒格尔

弗·施勒格尔

新知文库 50

恩斯特·贝勒著

李伯杰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袁 春

封面设计：海 洋

新 知 文 库

弗·施勒格尔

恩斯特·贝勒著

李伯杰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6.5印张 95,000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定价 3.50元

ISBN7-108-00082-2/I·26

“渴慕无限”

——代译序

“我们是去哪里？——总是在回家呵”，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面对苍茫大地发出的呼声，道出了滥觞于其时、澎湃于其后的德国浪漫运动的宏旨。的确，“乡愁”——丧失家园的苦痛——是浪漫诗人和浪漫哲人共有的时代倾向。他们寻家的激情程度不同，形式各异，但他们无不为此困惑不已，甚至痛苦不堪，争相要返回精神的故园。尼采认为，“回家”的路有两条：或者投奔艺术王国，或者栖身认识之乡；这里介绍的诗人哲学家、德国浪漫派的首领之一，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1772—1829年)，则除了假道于美和真之外，甚至还染指政治。

·弗·施勒格尔追寻的家园，简单地说，就是“无限”(das Unendliche)，是为自己、为人类寻找的一个中心。个体的人在有限的存在中，如何

趋向无限和永恒？“无限”，这个千古之谜，历来令哲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探索这个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正是弗·施勒格尔毕生的追求。

从青年时代求学伊始，施勒格尔在浩若渊海的书籍中，尤其钟情于柏拉图的著作。他从这位希腊圣哲那里找到了一个概念：渴慕无限 (Sehnsucht nach dem Unendlichen)，以后把它奉为灵魂的使命，并推动浪漫运动向着这个目标挺进。“无限”在施勒格尔看来，是诗和哲学的起点，它要“取消理性地思维着的理性的进程和法则，把我们重新置于想象力的美的迷惘里，以及人类自然原初的混沌中”。启蒙运动的理性走到极端，陷入困境。施勒格尔要矫枉过正，转而求助于非理性力量。在“无限”那里，人的创造力没有疆界和束缚，以梦幻般的方式得以解放。无限的意识包容了人的一切活动领域，从诗到造型艺术，从历史到自然科学，从民俗到灵魂学说，从哲学到医学，从政治到宗教。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下意识和无意识的力量得以发现；人们听到了梦、期待、追求、魔幻、神话等自然的内在之声。施勒格尔对理性感到失望，认为精神被束缚在理性的清规戒律之中，是无法达到“无限”的，只有这些直觉的生命

力，才最自由，才有希望趋于“无限”。在这些生命冲动中，灵魂仿佛感觉到了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的脉搏，生命又体会到原初的状态，“有限”与“无限”溶化在混沌之中。

“渴慕无限”，茫茫宇宙中寻找尽可能完善的存在，然而，这棵树仍然是植根于土地中。它虽局限在精神的领域内，但却触到了时代精神，探讨未来的文化。

哲学——爱智慧——本来的意义，便是解释“我是谁？”、“去哪里？”的问题，返回精神的故乡。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员却离自然越来越远。即便世间全无纷扰，人也会提出“我是谁？”的问题，而在充塞着冲突和动荡的世界里，“去哪里？”的问题异常严峻。西欧社会发展到18世纪末，各国进入了或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机器产生的文明迅速发展壮大，既带来了繁荣，但也带来了危机。

机器由人创造和使用，但事实上人成了机器的奴隶，人已“非人化”。施勒格尔极其敏感，觉察到人的地位在变化，人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在他眼里，一切都在分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人身上各部分能力，莫不如此。而最使他忧虑的，

则是人自身的分裂，他把现代人比做“忍受身心分裂”的哈姆雷特。在法国革命后新的现实里，人的和谐发展依然得不到保障，感性与理性的分离随着分工的深入、技术的进步愈演愈烈。落后的德国与它在精神领域里的繁荣极不协调，加上民族的分裂，使有识之士发出了“去哪里？”的呼声，在施勒格尔心中引起一种趋同、争取统一的要求。他提出“综合”的理念，以此为宗旨，企望进行一场“审美革命”，欲创造新型文化，使人类走出狭谷。

这种综合型文化的思想，在费希特的新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受康德超验哲学的影响，认为观念中的世界才是真实、理想的，浪漫和无限的。诗应占领越来越宽广的生活领域，实在的现实唯有向诗转化，才能成为道德的。现实和理想的鸿沟才能填平。这种浪漫诗通过“反讽”的沟通，使综合进一步深化，由大世界进入人的小世界，争执不休的各方达到和解，人身内部的冲突趋于和谐。这便是诗的本体化。诗成为世界的本体，人在精神内部找到归宿。

但其后，施勒格尔又把目光从主体投向客体，认为在精神与物质之外，有一个“最高”的存在。在那里一就是全，全就是一，不存在差别，也没

有分裂。若达到“最高者”，解决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现实中的二重对立也就解决了。在关涉到“最高者”时，逻辑因为只能解决现象界的问题，无法探究超验界的问题，所以一筹莫展，只能让位给想象。在诗性思维中，人借着想象力最后发现，“最高者”就是诗。本体就是诗，本来勿须诗化。这便是本体论的诗。

施勒格尔的诗论，究实质而言，是一种文化哲学，旨在于解决人所面临的危机，具有道德的色彩和价值，在思想史上亦有一定地位。它让诗和哲学携起手来，为人类找寻一条自救的路。

西方思想史的发展，伴随着人逐渐意识自己的主体性。这一点在浪漫运动中发展到了极点。费希特把“自我”作为有愿望、在行动的个体，奉为世界的创造的原则。施勒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这个公式中推导出“自我应当传达自身”，增强了“自我”的实践性和能动性。无限的本质同时亦是最高个性，及相互映照对方的无边性。这个个性实现之日，便是人找到自身之时。

此外，施勒格尔推行的“审美革命”，除了其人道主义伦理的目的之外，也的确是一场艺术理论的革命，为后来的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开了先

河。而且正是在这里，施勒格尔方显出他的本色。

施勒格尔的艺术理论革新，突出地表现在他用历史的观点考察了到那时为止的所有文学体裁，探讨了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以及文学作品产生影响的方式和可能性。

施勒格尔从他“综合”的基点出发，宏观地考察了各种体裁及其关系，较看重其联系而轻其区别，一反莱辛的《拉奥孔》，提出一个具有一切体裁特点的“总汇诗”概念，并使文学向音乐靠拢；他认为作品是创作者个性的体现，艺术的任务不是描摹和模仿，而是创造；艺术家应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造读者，突出主体性和能动性；作品与读者观众之间不应是分离的，而应产生联系，用浪漫反讽打破读者观众的幻觉，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介入作品。此外，施氏还着重讨论了神话与诗的关系问题，坚持认为诗的象征功能是诗最重要的功能，“一切美都是隐喻”。文学只有通过象征才产生作用。总之，他的艺术理论强调能动与象征两大特点。

施勒格尔的“审美革命”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内涵。广义的“审美革命”，是一种以伦理价值为目的的文化哲学。无论是将本体诗化，或是将诗本体化，目的都没有本质的差异，都是为了假诗的路

趋向“无限”，从总体上解答人生的问题，回答“去哪里”的时代问题，同时也给爱智慧的人们一个答案，解释时间中和历史中的人如何获得永恒和无限的性质。

“回家”也好，“还乡”也罢，都是探求“无限”，在现实意义上也正是完美人性的归宿，没有分裂，没有目的与行为的相悖。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无限”当中才能实现，而无限却不愿使自己在有限的现实中窒息。无限——宇宙的本质和人最高的个性——与有限的关系依然对立。这其中既有合理内核，即与现实的不妥协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但到头来还是停留在“渴慕”的水平上：“只有在渴慕中，我们才能找到宁静……。是的，只有当我们的精神不受阻碍地体察自身时，在除了自己的渴慕之外一无所有的地方而仍寻找时，才有宁静。”这段自白一则表明了施勒格尔的辩证思想：世界是渐进的，“无限”正因其无限，而永远不可企及；一则也流露出他在现实中无可奈何的处境，找而不到，寻而不着。“渴慕无限”，“无限”在哪里？“回家”，“家”在何方？

译者

1987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渴慕无限”(代译序)	(1)
出身	(1)
在通向“希腊诗中的温克尔曼” 的路途上	(18)
从古典到现代, 从古典文学到 浪漫文学	(34)
浪漫派的产生	(51)
《路琴德》时代	(66)
《雅典娜神殿》	(82)
浪漫派的崩溃和巴黎之旅	(98)
改宗天主教	(113)
奥地利乃世界之最	(127)
从维也纳会议到法兰克福议会	(143)
后期神秘主义	(157)

我们心目中施勒格尔形象的变迁：

百年来的施勒格尔研究面面观	(174)
名人明证	(186)
弗·施勒格尔年谱	(193)

出身

1795年夏天，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读罢其兄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的一篇批评论文，便掩卷搜索枯肠，竭力寻觅他所能给予其兄的最高的礼赞。他把他们家族的姓氏配上了一个希腊语形容词的最高级形式，惊呼道：“让我拥抱你吧！你不愧为一个施勒格尔——Schlege-ικωτατος（最具施勒格尔家族特色的）。”

这里流露出来的家族的自豪感，由施勒格尔家族的成员们世代精心维系着，它把这个家族在文学中的代表人物排列成方阵，犹如组成了德国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的一支精锐部队。的确，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出身于一个声名显赫、传统久远的新教家庭。自17世纪起，众多颇有名望的牧师、法学家、宫廷显贵、历史学家、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都源出于这个家族。施勒格尔家族的故乡位于萨克森的迈森。随着举

家一度曾迁居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这两位浪漫主义者的一位曾祖父克里斯托弗·施勒格尔曾在罗特绍当牧师，并且因为他对当地文化所做的贡献，于1651年由费迪南三世以“封·戈特勒本”的名字册封为贵族。然而在整个18世纪当中，施勒格尔家族的后裔们创下了更为卓著的业绩，因此不再沿用克里斯托弗·施勒格尔这个封号。直到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复辟时期，奥古斯特·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似乎才感觉到，有必要恢复他们家族的贵族荣誉。

继之而来的一代人里，这两位浪漫主义者的祖父约翰·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就已表露出对于诗的兴趣。约翰·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身为迈森地方的诉讼顾问兼教会养老院法律顾问，称得上是新教的高级神职人员。他思想自由、开明，非常关心子女的道德和公民教育，尤其对他们的文学修养寄予关注。这些特点都是他身上为人们所称道的品质。约翰·施勒格尔教子也极其严厉，这种严格的纪律自然也就成了一种补偿，宛如一堵防护墙，以防儿女们去染指更加不受约束的、更加自由和富有诗意的活动。这位为枯燥的职业公务所纠缠的教士，在自己心头觉察到了这

种种兴趣爱好，却总是无法使之与他的职业趋于协调一致。这位法律顾问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一部始终未发表过的诗集的创作，他的生活史令人不由想起那些艺术才华与职业上的百无聊赖之间的平行对比，想到那个市民与艺术家、生活与精神之间的冲突，托马斯·曼正是选取了这个冲突作为他创作中倍受偏爱的主题。据记载，约翰·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因对下属管理不善及信赖无度，导致失职并于1741年被解职。他的命运大概使他的儿子、浪漫主义者们的父亲产生了生活中令人发怵的一丝不苟的态度，然而就在他倍受压抑的严厉本性中，仍然活跃着艺术家的功名心。这两种性格特征，即恪守迂腐的清规戒律的意向与向往才华不受羁绊地尽情发展的倾向，在奥古斯特·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二人身上，却几乎是各执一端地分道扬镳。

约翰·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养育了十三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儿子的名字载入了欧洲文学史。三人中最年幼的约翰·海因利希·施勒格尔（1724—1780）攻读法律，在其后职业的变迁过程中历任哥本哈根一家丹麦事务所的秘书、哥本哈根大学历史学及地理学教授，以及丹麦皇家图书

馆馆员和皇家撰史官。在他毕生的各种著述中，两卷本的《自奥尔登堡部族以来丹麦列王传》(1769—1771)是其代表作。

在这前浪漫主义的一代人中，另外两个弟兄约翰·埃里亚斯和约翰·阿道夫·施勒格尔在文学中的关系，也有如后来奥古斯特·威廉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之间的文学关系。兄长约翰·埃里亚斯·施勒格尔(1718—1749)身上最具施勒格尔家族的典型特征。如同许多德国作家一样，他在位于舒尔普福塔的精英学校受教育。在那里，除了由学校循循善诱培养起来的对古典文化的爱好以外，他的诗歌天才也苏醒了。奥斯卡尔·瓦策尔把约翰·埃里亚斯·施勒格尔称为“18世纪中，德国在莱辛之前所拥有的最天才的批评家”，莱辛和摩西·门德尔松则把他视为那个时代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他对德国戏剧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把希腊戏剧和法国戏剧不同质的成分综合为新的第三种成分，使之作为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类型能适用于德国。与此同时，他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主要探讨艺术与现实、摹仿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他在《摹仿论》(1742—1745)中，提出了一个三思而后得出的原则，“对人们摹仿的事物的